

自遺忘說起的自然寫作假期……

站在歷史的據點，我看不到過往！應是那一道鐵皮圍籬，硬生生的斬斷我的記憶之門，讓我徒然比對亦不得其門而入。救國團時期駐站的生活場域竟然如此陌生，我訝異著，訝異著記憶是何等的奇妙，有時不知不覺會如鬼魅一般竄出已遺忘甚久的吉光片羽，有時卻費盡腦汁也無從自記憶庫搜尋而出。

文、圖／黃淑貞

↓再見洛韶

在此地，洛韶山莊，海拔 1117 公尺的中橫小白宮，矗立在眼前卻無從自斑駁而略帶老態的外表，來架構還原她原有的風華，儘管她曾伴我走過一段年輕不知愁的青春歲月，現在僅留青澀歲月的微妙情感悸動。又是何時聳立著慈惠堂呢？聽說是在四、五十年代，我曾經在此停留，為何毫無印象？在年少時期竟會如此忽略環境嗎？選擇性的相信，選擇性的喜愛，唯讀忽略與自己最親的土地與周遭？我嚴肅的問自己…

隨著年紀增長，關心和注意的事項已經孑然不相同，觸角長了些，敏銳度多了點，尤其是環境關懷悄然進入生活，東奔西跑，只爲了完成自己以爲的環境教育工作，不再無心，認真的過著生活。來到舊時地—洛韶，參加「山林藝術創作工作坊」的自然寫作假期，除了懷舊，還要書寫。

之一《誘引》

黃嘴角鴉在遠處吹著熟悉的ㄨ-ㄨ-旋律，讓經常作夜間觀察的人心中流過一絲暖意，這種不是有決心就一定可以看得到的貓頭鷹，是夜晚的精靈，是夜晚的歌者，雖然無緣相見，卻是黑夜旅人的友伴，聽到聲音令我無限欣慰。教室內，只流動著幾位同學敲擊鍵盤的聲音及電腦風扇發出的隆隆聲，讓寂靜的夜顯得更寂靜。

剛剛誘蛾的水銀燈應該吹了熄燈號，爲了讓一群來自台灣各地的夥伴觀察蛾的夜間生態所設置的燈光，使得一千多公尺的洛韶，除了清涼還多了熱度，是人的熱度，是談論的熱度，也是飛



蛾撲擊的熱度；剛入夜，休息了一天的蛾，受到燈光的吸引不自自主的飛來一探究竟，停棲在早就高懸的白布上面，讓我們恣意的觀看、拍攝，滿足的學習一堂蛾的生態課程。只是人潮擁擠，再加上部分蛾的停棲位置，以及牠們良好的保護色及瘦小的身軀，在我們的一進一退之間陣亡了，以死亡的姿態完成教授的使命。

多彩的蛾在我的視界中所知不多，大部分灰灰小小的個體很不引人注目甚至是忽略，至於繽紛多彩的個體雖然偶有奇遇，大部分卻因未投入完全的觀察而一直停留在圖鑑之中。夜晚誘蛾，中“蛾毒”的人會在天黑前到達預定定點，點燃一盞山谷裡的燈火，誘惑趨光性的蛾，當然有此習性的不限於鱗翅目的夜晚個體，尚有捕食者及其餘的昆蟲。夜晚裡的一盞水



帶紋雙目白姬尺蛾如穿著絲花裙

銀燈，有揮翅的浮動氣流環繞，有獵殺的血腥戰爭蟄伏，也有各式舞衣的展示舞台，更是分辨異同科別的試煉場。我們依賴這樣的環境布置來學習成長，蛾也以奉獻的姿態完成大愛。

之二《登高》

黃嘴角鴉依然鳴叫，在夜裡。

被咬人貓親吻的後遺症仍強烈，不時有著針芒在膝的飄忽，如被電到的瞬間感受在褲子摩擦膝蓋時間歇性的發作，彷彿貓鬚依然戀棧著我的肌膚，隨時提醒我的疏忽與大意。雖曾匆忙以茶水膚觸，舒緩被強力除毛似的不舒服，這小小的一吻，不算溫和的提醒著今天在大自然面前上過的一課。

下午，望著即將前去的山徑，下乾溝之後上陡坡，越過菜園再穿入青翠的竹林，短短的行程後即可到達目的地。很難相信那條路會如輔導員所說～難走。心中雖然存疑，還是維持登山的習性要了一根簡易登山杖，信心滿滿的出發。

頭向上遙望已然上菜園的夥伴，腳踩踏沒有明顯路徑的巨石、泥地，穿梭過農民的田園。群山中小小的一隅，滿載著一家子的期望，有辣椒、番茄、四季豆，在斜坡將近 20 度的山裡，他們努力的經營著自己的生活。向上的路徑，不如想像中輕鬆，以為可以隨意拍下沿途景觀，當需要時時調整相機角度以免碰撞且影響行進時，便將其收起，更專心的走著。藉助手中的棍，拉著一旁的材，一再嘗試是否穩當，緊守「三點不動一點動」的圭臬，才敢放心將重心擺上，藉著著力的瞬間，挺進目標，幾乎是手腳並用的穿越竹林。只是，前後腳的落差太大，在尋覓判斷如何向上跨越時，用力的瞬間，就知道扎扎实實的著了咬人貓的道。電到，我如此形容著，腦中迅速翻閱著所有可以緊急處理的藥方～姑婆芋、肥皂水、茶葉、尿液，考慮著器材及方便性，遂將背包旁的茶水拿出敷觸，一路再體會爾後的反應。原來，

探路的工作人員，貼心的砍除路徑上明顯可見的咬人貓，讓我們不至於全數掛彩，只是，頑強的直莖，依然屹立在原來的棲地上，少了令人警覺的葉，也就走進一條備受蟻酸戲耍的體會之旅。前後的夥伴隨時彼此提醒注意危險的橋段，亦步亦趨向陽光而去。在迂迴的落葉中，在層次分明的竹林底層，我再次帶著謙卑。本來信心十足，以為攀過大山的我，應該可以輕鬆應付這一小時的短暫上攀，直到沿途的窘迫倍出，停留、思考、校正、再度前進，才知，今日山對於我的淬鍊不在呼與吸的競逐，而在心境上。

不自覺的自滿會周期性的氾濫，今日藉由戒慎恐懼的曲折高攀及匍匐穿越，讓



枯木底下雪白的群蕈

我再確認於自然中應有的謙卑態度。要永遠相信自然的不確定性，自然的詭譎及自然的磨練。誠如吳明益老師在蝶道中所云：「體驗自然不只是讚嘆美景，或許，也必須去摸觸她的暴烈、變動與複雜。」當再次拿出相機，已經度過最危險的路段，拍下乾枯蜷縮的地衣線條，迎風逆光的青楓及枯木底下雪白的群蕈，穿出密竹林之後豁然開朗，13 連峰聯手合抱這個坡地，又一片農人辛苦經營的農地開展在眼前，有著竹編的枝架、有著彎腰辛勤工作的農民、有著捍衛家園的忠狗，空氣中瀰漫著農地特有的氣味。小心翼翼越過捍衛領地的忠犬，在濃濃的便便味中蹲在地上，望著推糞金龜奮力的以後腳堆疊民生必需品，雖然已經切割一大糞球，卻仍以後腳鉤住財產，再度貪婪的繼續挖掘，似乎想要全部帶走，片甲不留，不多久，其牠聞糞而來的黑色個體便各自發揮所長，有的展開攔腰搶劫的本領，有的埋頭拼命分

分食中的推糞金龜



一杯糞，頭上那對黃色的觸角在陽光下不斷的舞動著，轉眼間讓忠狗的排遺迅速化為維持生命的能量。不管是否華麗，生命有時需要依賴腐敗。

當視線再次與山巒相接，心是雀躍的，棉花般的白雲堆砌形如山峰，飄浮覆蓋在峰頂，台灣鳳蝶迷惑在有骨消的誘惑花海；陽光照耀下，明亮溫暖的光線穿雲層灑遍谷地、山腰，這種五星級的視野值得用一生來追求與喜愛。喜愛山是這幾年的事，伴隨自然觀察的習性，緩慢的走在朝聖的路，腳所踩踏，眼睛所見，雙手抽空觸摸，屬於山的一切叫人迷戀，必然付出的體力消耗與自我掙扎，都在隨處可見的驚喜中化為點滴的回憶及茶餘飯後的談論題材。

因而，登高成為自我完成的重要儀典，成為生活重心，是現在式，也是未來進行曲。

之三《發現》

這一個小區塊發出濃濃的廚餘味，因水分足夠，溝邊的綠草蓬勃，卻仍懷疑生物存在的可能性。趨近一看，水中的紅蟲蠕動，帶著一絲絲的恐怖紛圍，長長的蚯蚓浮動在泥沙已經略帶淤積的小溝渠中，至於小蝌蚪更是活絡的左右亂游，在小小水域中討生活。看似不會有生物的小角落，依然有著生命的存在。

蝌蚪公主上完課，大家蜂擁而至小白宮前的一條溝渠，期待青蛙的現身。黑壓壓的人群散狀的站在溝邊的乾涸處，只有老師穿著雨鞋得以長驅直入，以手電筒照在微潤長滿青苔的山壁上，兀自滴著水滴的苔蘚有著綠與褐色調，若是白黃色為主的生物一定馬上被獵捕，今日的主角，懂得利用環境，以保護色調保全生命，也能伏擊獵

物成功，想發現，眼力要好。

眼尖的人觸動發現的喜悅，鼓動著旁觀者，不禁探頭探腦相互詢問「在哪裡？在哪裡？」，老師慢條斯理的以燈光指著，卻仍需聚精會神的搜尋，才能將主角自保護布幕中抽離，完整勾勒牠的形。面天樹蛙褐色型，約 2 公分的身軀，烏溜溜的雙眼似乎帶著懼意，匍匐緊貼在綠苔中。老師捉來催眠加以解說，沒湊熱鬧，繼續努力發揮強力手電筒的效能，莫氏樹蛙以絕佳的隱藏姿態躲避光束的橫掃，蹲伏的姿態幾乎平貼山壁，嘉成硬是找了出來，長期在「迦納納部落」指導阿美人生產咖啡的他，野性十足，擁有夠強的敏銳度，暗自期許如他一般好眼力。

千里步道的雨青喊著「要不要看青竹絲？」背著相機衝刺而去，只見小小雄赤尾鮎以赤尾捲住倒伏的乾禾莖，扭曲有著紅白雙橫線的身軀，靜靜的等待，三角頭呈現攻擊姿態，緊盯



↑小小雄赤尾鮎守株待兔

著溪潤，似乎隨時可以瞬間出擊，一口吞下獵物。拍照中牠變了幾回姿勢，或許年紀小吧！不耐騷擾的轉頭游離而去，留下後到者的惋惜聲。若以青竹絲的習性而言，將在原地再度發現牠，只要有耐心，再見不難。(事實證明，牠真的回去了！) 夜觀結束，一行人打道回府，再經山壁重複觀察，剛剛以為是蟬蛻的(不夠細心)，卻發現是羽化中的蜻蜓，到現在，不到 20 分鐘，牠已掙脫舊衣，自背板垂墜頭部，有著綠頭、灰眼及黃黑相間的身體，難猜測牠的身分，再入夜一些應該可以做一次驗證。

小小不起眼的一角，生命依然蓬勃。今晚的發現，滿意度破表。只是，曾自以為觀察力不錯，

今日晚間的「發現」竟然沒有我，真的有點震撼，老化了嗎？更扯的是，在水域邊我為何會認為牠是蟬蛻，只因爲都是褐色的樣貌、以垂掛的方式存在？知識不足、敏感度不夠、判斷錯誤，今晚的觀察、發現之旅，我錯誤百出。美不乏存在，只缺乏發現！而「發現」不是只有眼光的凝視，有時，耳朵、鼻子、嘴巴也要輪流助陣，身體的角度、雙腳的屈伸，也足以影響是否帶歡欣的心情，至於浮躁，將視之無物。今晚的我，一定哪裡出了錯！我警覺著，仍需自我淬鍊呀！

之四《曙光》

土地受傷的身影，透著酸腐的無奈，走過，搖頭，爲無言的大地抱屈。佇立風中，嗅聞大地散發的傷心味，不是清新也不帶涼意，以略帶酸腐的氣味一直刺激著嗅覺，這不是我嚮往的高山味道。

西寶農場的阿珠帶我們走上斜坡，觀看她們引以爲傲的高山農作，沿途的解說吸引不了我，因爲這不是我要的高山景觀。聽說太管處，曾爲該社區結合西寶國小的綠建築資源，舉辦過參訪的活動，但是成效不佳。這是可以預期的，雖說西寶國小這幾年迅速竄紅，帶著實驗國小的身分，有著國家公園的資源及知名建築師的傑作，吸引不少路過此地的人流連參觀，但是瀰漫在空中的氣味，相信成了驅趕人潮迅速離去的殺手，誰願意在進入深負靈性與藍天白雲不斷幻化的山林間，還需要委屈自己的感官經驗呢！

高山農業一直爲人所詬病，因爲形成的社會成本太大，地貌的變動、生態環境的破壞、水資源的惡化及環境污染等，都讓保育團體一再的呼籲，要讓山林休息，不再壓榨土地。只是有著歷史根基而發展的高山農業卻不是說斷即可斷的議題，關係到太多農民的生計了，僅以法或道德勸說是無法改變現狀的。但是長久頭痛的問題，也許慈心有機發展基金會的「淨源計畫」是個解開

這無解之解的契機。

有機生產在這幾年蔚爲一股風潮，在環境被破壞的憂慮下，消費者捍衛己身權益，不想成爲毒島的島民，因而回歸自然的農作法自小眾發起，自有心的部分機構提倡，經過幾年的發酵，現在已是一波「樂活」方式的伴隨行動。而消費大眾想要安心的享受有機食品，勢必要有公正單位的保證，於是認證單位成爲一種過濾機制，嚴格把關，讓消費者可以無後顧之憂。而目前國內有12家認證單位，秉持「健康、生態、公平、謹慎」的原則，貼上一張令消費者安心的標章，商品上市，人們享受健康。

有機認證單位協助把關的過程中，涉及到生產方式轉型進而有機生產的區塊，幾年來，慈心有機發展基金會已經成功執行了三個淨源計畫：分別是：坪林地區的「喝茶護水庫」、阿里山地區的「阿里山原住民轉作有機」及福壽山的「減農藥蘋果」，在台灣部分的水庫園區，進行友善環境的農作法。99年，他們已和西寶地區的一位農民談妥，將要進行高山有機的生產模式，現在尚在草創期，是否可以成功不可知，以我這個外行人的角度來看真的樂見其成，且期望有成可以帶動其餘四戶人家參與，讓這有情之果得以成熟，並散布種子成長茁壯。

屆時，在西寶的懷抱中，將有另一種風之味。在風中，期許慈心的淨源計畫得以延伸，帶著希望，讓曙光展現耀眼的光芒。



受傷的大地

一條感恩之路



之五《感恩》

短短的山徑踏查，一趟滿懷感恩的讚嘆！

約略百公尺的溪澗，由 4 層短瀑及奔流銜接，隆聲不斷的迴盪在午後，靜謐。言談聲幾乎消音在流動的水波中，各據一方的夥伴享受這難得

的片刻時光。雙足浸泡者展卷閱讀，依附巨石者振筆疾書，如鉛色水鷓跳上、跳下者獵取中意鏡頭，至於孩子，來到溪畔已然瘋狂，三點全露，以最純真的喜悅跳入溪水的懷抱。

開放、清澈且急速流動的溪畔，中華珈璽及小灰蝶忙碌飛舞，帶來午後生機的脈動，騙人蛙的鳥叫聲間歇的鳴叫，與風唱和，兩旁的樹林遮蔽陽光，讓靜坐或嬉戲都覺舒暢。近 4 點，遠處山頭已雲霧瀰漫，奔赴的烏雲掩住陽光的熱度，一付山雨欲來的前兆。短短的落瀑沖刷，水花激濺，匯聚的深潭清澈見石，青苔點綴在穿著千年黃色礦物質的巨石上，蟾蜍的蝌蚪則密布於一側較為和緩的水潭中，冰涼的感受透過溯溪鞋進入腦門，一時之間精神舒暢。

要來到午後密境，需走一回老洛韶步道。聽說是「千里步道志工」要分段修復，直上太魯閣人的舊部落—老洛韶，希望藉由步道開通來活化洛韶地區，與歷史接軌。我們的巡禮已驗收志工們花 3 天 2 夜甫完成一月有餘的區段。聽著曾經參與工作假期的夥伴描述，從闢芒草尋找可能的路徑、尋巨石置放合宜的地點、鋸開擋路的粗幹及填平下凹的陷阱，無一不需要專人的指導，看似簡單，工法卻要傳承，在 40 人分工合力下，完

成約 700 公尺的生態步道。沒有水泥，沒有外來建材，只有當地的可用資源及志工集體的巧思。

走在融於自然的老洛韶步道，滿滿的讚嘆與感恩。

之六《期約》

假期可長可短，銘印在心可深可淺，洛韶懷舊的短暫隱居，滿滿的感恩與迴盪。

一個難望其背的自然寫作家，說話與書寫一樣的精準毫無贅詞，感性絮語令人回味甚久，理性陳述則擲地有聲，儘管文章需要有相當程度才好理解，如此一個人，烙印在心；另一個，忘情的投入，不為名利，以其犀利的鏡頭且異常尊重生命的跑遍台灣各地捕捉六足世界的多采，置放網站，供人參閱查詢；一個走入阿美族部落，發願與原民同胞共同奮鬥，以有機咖啡為引，帶動青年返鄉與提升原民尊嚴為目標，而汲汲奔走的年輕靈魂；當然，還有為台灣土地奮鬥的有機農作業者，取法國外自然工法而修築步道的志工，一群在東華大學蔡教授領軍下而默默為台灣做事的青年；諸多專業的人士，其堅毅的語調、豐富的內涵、執著的身姿，無一不令人動容，他們為土地、為少數民族、為畢生喜好、為創作，做了人生最佳的抉擇～一條無悔的路，其屹立不搖的勇者形象深深烙印在心中。

這假期雖自遺忘說起，歷經誘引、登高、發現，見到了曙光及感恩，也期約自己能走一回無悔的路，在人生的大道上。



首屆自然寫作假期的夥伴(大會提供)